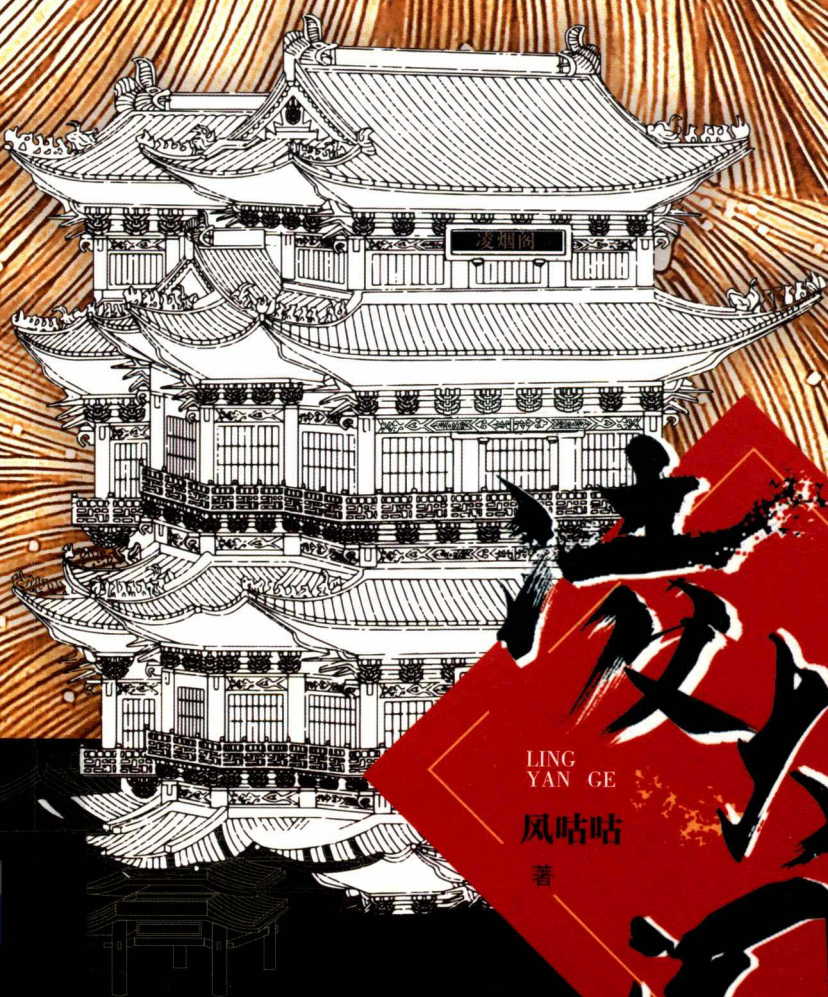


· 风涌长安城 ·



LING
YAN GE

风咕咕

著

月关 缪娟 骠骑 满城烟火
诚挚推荐

一场场惊心动魄的血腥屠戮
一桩桩扑朔迷离的无证之案

凌烟阁是大唐最坚固的庇护所，
却有人在此布下惊天迷局……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凌烟阁

下

风咕咕
——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 HUA 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凌烟阁 / 风咕咕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9.3

ISBN 978-7-5500-3155-5

I. ①凌… II. ①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94508 号

凌烟阁

LING YAN GE

风咕咕 著

出 版 人	姚雪雪
出 品 人	李国靖
特约监制	王 瑜
责任编辑	游灵通 程 玥
特约策划	石 雯 来去传媒
特约编辑	石 雯
封面设计	陈 飞
版式设计	王雨晨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I 期 A 座 20 楼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680mm × 970mm 1/16
印 张	34
字 数	600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00-3155-5
定 价	69.80 元 (全二册)

赣版权登字: 05-2018-54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发行电话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Best Time

白马时光

目 录

第一章	雨夜惊魂	002
第二章	探花凶宴	006
第三章	节气诡案	021
第四章	蛛丝马迹	038
第五章	真凶现身	054
第六章	内藏乾坤	064
第七章	弦外之音	078
第八章	案中藏案	094
第九章	终有正义	114
第十章	静水深流	124
第十一章	催命鬼王	135

目 录

第十二章	长安春香	147
第十三章	暗探鹤坊	158
第十四章	巧破疑案	169
第十五章	昙花一现	180
第十六章	同生共死	191
第十七章	不白之冤	202
第十八章	凌霄劫难	214
第十九章	烟云渺若	225
第二十章	阁道艰险	236
第二十一章	杀身成仁	247
第二十二章	局中藏局	258

唐元和十四年，凌烟阁发生血案，
二十四幅功臣画像离奇消失，
凌烟阁女官沈知意性命难保，
长安神探晏长倾临危受命，
两人卷入了风云诡谲的杀局……



第一章

雨夜惊魂

春雷滚滚，狂风席卷着细密的雨点将漆黑的夜剪成数不清的碎片，每个碎片里都裹着长安百姓的惊梦，其中却没有黄林居的，因为年近花甲的他几乎夜夜失眠。

他做了一辈子的宫廷木匠，尤其擅长制作锦盒。离开宫廷之后，他开了家锦盒铺子。在他看来，手艺人不能丢掉手艺，他不能丢掉手中的刀！

此刻，他正坐在结实的松木墩上精雕细琢着胭脂盒，这是送给孙女的生辰礼。当年，如果不是他棒打鸳鸯，孙女早就嫁给了被他逐出师门的徒弟。或许他真的错了，他不该让身边的人替他背负那份沉甸甸的秘密啊！他揉了揉眼睛，今夜要将石榴连理枝的花纹刻好，等到明儿天亮，雨停，就可以涂漆、晾晒了。一想到孙女那张哀怨的脸颊，他手中的刀更快了。伴随着娴熟的刀功，泛着香气的木屑纷纷扬扬地散落在结着厚茧的指缝里，越积越多。他还没来得及抖落木屑，一阵潮湿、滑腻的凉风便宛如无数条狂舞的小银蛇透过窗棂间的空隙，钻进屋内。微弱的烛光顿时蜷缩成小绒球，木屑更是被吹得漫天飞舞，有些落在案几下，有些落在地上，还有些沾在暗处的蛛网上。

他急忙放下胭脂盒，习惯性地用刀背去拨灯芯儿，伴随着“吱吱”的烧灼声，刀背熏得漆黑，火苗变得茁壮。袅袅的烛光虚幻了眼前的画面，他似乎想起了多年前的往事，想起了他的徒弟。

“唉！”他揉了揉浑浊的双眼，幻境中的那盏宫灯渐渐远去，他发出一声沉闷的叹息。

突然，一道裂空的闪电照亮了他手中的刀刃，一明一暗的闪烁间，他看到了一张毫无温度的脸，那是一张金面具。

面具男子像夜间的鬼魅，站在门口，发出沙哑沧桑的声音：“好久不见！”

黄林居惊悚地盯着那双穿透灵魂的眼睛，慌乱中遗落了手中的刀。他颤颤巍巍

地站了起来，脑海中出现了另一张面孔：“你……你是——”

“你认不出我了？”面具男子发出充满戾气的低吼，“你是忘记了我，还是忘记了当年做过的事？”他缓慢地走向黄林居，锃亮的木地板竟然映不出他的暗影，只有一摊湿漉漉的水渍。

黄林居步步后退，脑海中那张面孔越来越清晰。他以为这么多年过去了，自己能平安无恙，但是他错了，天大的秘密哪能轻易地烟消云散？长安城的风又何时停过？他紧紧抓住衣襟，胸口仿佛压了一块千斤重的石头，“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我……我真的不知道密钥！”

“哦？”面具男子顺手捡起案几上的胭脂盒，放在鼻尖前嗅了嗅，胭脂盒顶端的小圆球压在他冰冷面具上，“看来这些年，你过得很——好！”面具之上毫无表情，面具之下的嘴角却扯起残存的唇，闪过一道狰狞的伤疤。

黄林居不敢看那张形同罗刹的面孔，他将头埋在胸前，额头上布满细密的薄汗，颤抖地恳求：“承蒙当年的不杀之恩！”

“哈哈——”面具男子发出狂妄凄冷的笑声，那笑声极短，却透着残酷的杀戮气息。他狠狠地将胭脂盒摔在地上，黑暗中，一块飞溅的木屑精准地将一只蜘蛛钉死在蛛网上。

“让你活了这么多年，你想清楚了当年的事？”他居高临下地看着随时可以猎杀的猎物，随手抚摸着刀鞘上的血玉蝉。

黄林居的喘息越来越急促，他能苟活十几年，不是因为猎手仁慈，而是猎手太过强大，碾死他易如反掌。

这些年，他时刻吊着命，仿佛是砧板上只剩下一口气的鱼，仅靠口中的唾液维持生计，随时都会被开膛破肚，剥去血肉模糊的鳞片，扔进燥热的铁锅。唯一欣慰的就是逐走了那个忠厚老实的徒弟，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他不能连累他！

黄林居颤抖地伸出手臂，想去捡起摔坏的胭脂盒，或许这是他能送给孙女最后的礼物了，他的指尖触摸到胭脂盒上的花纹，那是半片没有雕琢好的花叶，花叶的棱角有些尖锐，隔着厚茧也能感到刺痛，他真是糊涂了，这哪里是在雕琢花叶，分明是在雕琢挂在枝头的……

难怪会想起往事，他努力地伸长手臂，伤感地说道：“当年，我只是奉命——”

“我只要宝盒的密钥！”面具男子的脚重重地踩在黄林居的手上，他缓慢地碾压，再碾压，最后将破损的胭脂盒径直踢飞，也踢飞了黄林居最后的念想和希望。黄林居顾不得疼痛，大喊：“不要——”

面具男子冷冷地重复：“我只要宝盒的密钥！”黄林居的手一顿，头几乎贴在地板上，不停地大口喘气。

面具男子俯下高大的身躯，拎起他的头，冰冷的面具和他近在咫尺：“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没想好吗？宝盒的密钥到底是什么？”

“是……镜子，”黄林居忐忑地应道，“是镜子，我早就说过了。”

面具男子气愤地将他甩开，瓮声瓮气地痛斥：“当年你说是镜子，今日还说是镜子，我要的是密钥。”

黄林居踉跄地从地上爬起来，一股咸甜的暖流涌出发紧的喉咙，执着地说道：“密钥就是镜子。”

“不要跟我耍花招，”面具男子冷漠地瞄着他，“镜子是密钥，但不是真正的密钥，实话告诉你，我已经找到镜子，其他事也万事俱备，如今，只欠东风！”他狂妄地仰起头，张开双臂，仿佛远古的飞禽猛兽，发出划破夜空的嘶吼，“乾坤正统，终要归位！”

黄林居颤抖地盯着那道映在窗棂上的黑影，忽然间变得平静，埋在心底的那盏宫灯亮了，照亮了他的眼，照亮了凌烟阁，照亮了大明宫，照亮了整座长安城，更照亮了大唐盛世！

密钥是他和黄家的护身符，失去密钥，黄家将在长安城永远地消失，他的孙女还没有嫁人啊！想到家人，他多了几分勇气，他直勾勾地盯着那双摄人魂魄的眼睛，试探地问道：“长安城已经变天了，你知道密钥又如何？我们都已经无能为力。”

“不！”面具男子狠虐地指向大明宫的方向，“凌烟阁的杀局已开，胜负难定！”

凌烟阁？黄林居的心被重戳，难道真的是他吗？他质疑地看着那张面具，想生生地穿透面具，看到真实的脸。他谨慎地问道：“你没死？”

面具男子轻轻拂过面具，鄙夷地扔出一句：“谁没死？你认错人了。”

黄林居惊愕地张大了嘴，脑海里浮现出一张张生动熟悉的面孔，只是那一张张面孔都灰突突的，不再光鲜亮丽。他之前的猜测都错了？不！除了他，世上还有谁会知道那惊天的秘密？他抖动地抬起手臂：“你到底是谁——”

“我是谁？我是谁！”面具男子的手顺着额头、鼻梁向下划动，直到停留在冰冷的唇上。他反复摩挲着硬邦邦的唇瓣和空空的缝隙，仿佛回味着曾经的柔软。他像一只孤独的兽，佝偻着宽厚的背，发出痛苦又狂野的嘶吼，“我有多少年没有摘下面具了，我到底是谁？我是谁！”他的手滑落到下颌的边缘，用力一抖，剥离了虚幻和真实的距离，他挑开了面具，吼道，“你睁大眼睛看，我是谁！”

突然，夜空炸开一道白昼般的闪电，将那张面具下的脸照得清清楚楚。

“啊——”黄林居发出来自地狱般的尖叫……

雨依旧在下，屋内变得空寂潮冷，那宛如小银蛇般的凉风无情地在黄林居的身上来回穿梭，他已经感觉不到阴凉的刺痛。直到一波震耳的雷声沿着长安城的城墙响彻东市，他才缓缓苏醒，眼前依旧暗淡无光，他仿佛坠入了暗无天日的炼狱。恍惚间，他听到冷漠的索命令。

“三日后，我会再来！”

三日后？黄林居的唇颤抖地闭合，他记起三日后是惊蛰节气，今年的春雷来得早了些。

他在黑暗中缓缓地摸索，终于找到那把刀。他紧紧握着刀柄，眼前浮现出一盏缥缈的宫灯，宫灯的两侧是两面闪闪发光的玉镜，一面是皓月，一面是骄阳，可是宫灯里的火烧红了玉镜，镜子里竟然困着一张被撕碎的鬼脸。

又一声惊悚的吼声划破了雷电交织的夜幕：“是律令、律令——”

天亮，雨停，黄林居疯了，连最疼爱的孙女都认不出来。他将自己关在屋里，不准任何人打扰，没日没夜地雕琢着什么，他不敢停下来，他怕停下来就会忘记面具下的那张脸，他将自己关在屋里三天三夜。

惊蛰节气那日，依然是雨夜，狂风席卷着骤雨笼罩着整座长安城，黄林居死了，没人知道他的死因。据说他临死前睁着眼，定格的瞳孔里映着一张鬼脸，他的手里还紧紧握着一把既能当镜子、又能杀人的刀，刀柄上刻着三个字——凌烟阁。黄家人知道，这把刀是他的宝贝，于是将刀也随棺材埋入了地下。

诡异的是祸不单行。当晚黄家死了两个人，黄林居的孙女也死了，黄家人在她的屋里发现了一个用木勺做的鬼脸，鬼脸只有一只眼，一半的嘴唇，吓人又不吉利。更奇怪的是木勺鬼脸里还藏着一个用金线缠绕的胭脂盒，胭脂盒里结满了蛛网，蛛网里包裹着一粒桃核，桃核本是辟邪的法器，如今却成了杀人的凶器。黄家人觉得晦气，将木勺鬼脸和胭脂盒也在坟前烧掉了。

丧事过后，黄家依然没有摆脱未知的诅咒，事事不顺，没过多久，连锦盒铺子也关了门。从此，东市再无黄家！

长安城依旧繁花似锦，喧嚣热闹。尤其每年杏花盛开的春季，曲江池变成了花的海洋，整个大唐都诗情画意地躁动起来……

第二章

探花凶宴

放眼长安城，最妩媚躁动的地方便是曲江池了。按照历年的规矩，二月揭榜之后，会在中榜的进士中择选两位容貌出众的“探花使”，“探花使”骑马遍游曲江池，采摘最美丽的鲜花，最后在曲江池西的杏园举办探花宴。每年的探花宴上才子佳人与鲜花相伴，自然成就了很多美满良缘。

今年的探花宴也是如此，为了一览“探花使”的俊容，长安城待字闺中的女子几乎全都出动了。小家碧玉只是羞涩地远远看几眼，沾沾喜气，运气好时，还能给“探花使”指路折花，弥留一生遗憾。真正的名门贵女更是铆足了劲儿将自己打扮成花中仙子，以求一份美好的姻缘。是啊，谁不祈盼天上掉下来个如意郎君呢？

当晏长倾用这句话取笑沈知意时，沈知意冷冷地回了句：“看上天给多少缘分！”

晏长倾表面无语，平静的心湖却好像被丢了一块恼人的石子，变得不平静。他知道沈知意不去参加探花宴是为了避开钟离辞。自从蓬莱仙境案破，她和钟离辞的关系就变得微妙。这些天，她一直在调查司天监和卢萧遇害前的行踪，线索太少，案情几乎毫无进展，与其困在原地，不如放空。他以赏花为由接受了探花宴的邀请，带着沈知意和云时晏来到了百花齐放的曲江池。

今年的探花宴比往年的排场大了几倍，长安城尚未婚配的公子、小姐都到了，连宪宗最疼爱的永嘉公主也来了。不过，宴席上最吸引目光的自然两名“探花使”——柳清河和韩秉知。两人容貌俊朗，举止优雅。柳清河穿着一袭宝蓝色长袍，宛如一株绽放的紫藤；韩秉知穿着一袭白袍，宛如一株盛开的玉兰。两人分别坐在宴席的首位，案几周围摆满了采集来的鲜花，真是风光无限，熠熠生辉的气势简直让人移不开眼睛。

今日的情景让沈知意想起多年前的一幕，那年她入宫不久，随着尚宫局的宫女来探花宴帮忙，她思念双亲，偷偷躲在花丛里抹眼泪，遇到一个狼狈的小宦官，她

还送给小宦官一屈从后厨偷拿的金乳酥。当时小宦官饿坏了，吃相很差。一晃这么多年过去，她再也没有遇到过他，不知他过得怎样。她默默地抬起头，盯着宴席首位的韩秉知，韩秉知正小口地咬着金乳酥。

晏长倾偷瞄了沈知意一眼，整理过靛蓝色的袍摆，逗趣地说道：“看来探花使采来的花不美，应该受罚。”

沈知意懒得与他争辩，探花宴以花喻人，花不美，自然是人不美。她也偷瞄了几眼“探花使”，柳清河的脸太过精致，美艳的笑容太过浮夸，好像戴了一副人皮面具，让人生出几分畏惧。韩秉知的脸又太过平淡，眉宇间锁着几分阴郁，似乎藏了心事。她在宫中多年，自然熟知“探花使”的命运，他们都成了侯门望族的女婿，在朝堂上崭露头角，前程似锦。而这些，是与她无关的。

她现在唯一担心的是宁婉，今日宁婉以将军府小姐的身份出现在众人面前，她坐在永嘉公主的对面，连仆射府的嫡女——徽音小姐都坐在她的下端，她一直谨小慎微地随声附和，与高位格格不入。那些世家小姐都心照不宣地抿嘴嘲笑，弄得她十分尴尬。几个回合下来，傲慢的徽音小姐又炫耀起价值千文的蜡染襦裙，还提出让宁婉变个戏法助兴。宁婉不情愿地用白瓷碗变了几个猜豆的小戏法，引来宾客的窃窃私语，连柳清河都露出嫌弃的笑意，高傲的眼神里透出凉薄的鄙夷。

宁婉的眼底含着委屈的泪光，沈知意只能隔空鼓励她。倒是多亏了韩秉知，他机智地用一首灵动的咏物诗缓解了宁婉的尴尬。宁婉朝他莞尔感谢，他对宁婉谦恭有礼，探花宴的气氛一度变得微妙、暧昧，又充满尖锐的敌意。

尤其是徽音小姐，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她对韩秉知志在必得，识趣的人都将目光转向其他才俊。但是，韩秉知对徽音小姐温和平淡，并没有刻意讨好，倒是柳清河对徽音小姐极为偏爱，除了以花示爱，每句诗词里都暗藏“徽音”二字，他精彩绝伦的文采赢得满堂喝彩，连永嘉公主也对他赞不绝口，柳清河的风头盖过了韩秉知。韩秉知不争不求，不卑不亢，几番赏花酒令过后，凭借过硬的文采也赢得了众多世家小姐的青睐。

而这些，依然和沈知意无关。她接连吃了几块晏长倾夹来的甜点，许久不疼的臼齿又开始隐隐作痛，她迁怒地白了晏长倾一眼。晏长倾的眼底含着久违的笑意，笑而不语。

这时，坐在首位的韩秉知谦恭地端起酒盏：“晏县丞精通射覆，有机会还请晏县丞指点一二，”他转向柳清河，“来，我与柳兄共敬晏县丞一杯。”

柳清河竟然没有动，他倨傲地挑着眉，笑道：“我若记得没错，晏县丞没有参

加过恩科吧。”他的语调里藏着绵柔的嘲讽。

晏长倾不气不恼，俊朗的眉宇间透出锋锐的厉色，他稳稳地端起酒盏，畅快地说道：“机会总是要让给需要的人！”

“多谢晏县丞！”韩秉知微笑着饮尽酒盏中的佳酿。柳清河低着头，无奈地端起酒盏，幽深的眼底闪过阴霾的恨意。

晏长倾放下空空的酒盏，嘴角泛起欢愉的弧线，转向花海环绕的湖面。波光粼粼的湖面偶尔飞过几只撒欢的野雁，激起层层微波，岸边的花丛也似乎有了生气，不停地摇摆、颤动，还映出一道若隐若现的剪影。他目光幽深地看向身边的沈知意，低沉地说道：“钟离辞到了。”

他来了？沈知意顺眼望去，一袭青袍的钟离辞正从繁茂的花丛里徐徐走来，他的步伐轻盈而优雅，娇艳的鲜花都争先恐后地臣服在他的脚下。不过，那尊美寡淡的背后，更像是遍布陷阱的牢笼，他会心甘情愿地将自己埋在荼蘼的花丛吗？沈知意的心莫名地刺痛。

钟离辞的到来让探花宴的气氛变得更加躁动，虽然他特意穿了一件半旧的青袍，没有佩戴任何饰物，依然无法掩盖那灼灼的光华。他的暖意融化了无数女子的心，他的心思却只在沈知意身上。沈知意默默地低着头，内心复杂地抚摸着手腕上的金环月。

“投壶比赛开始了。”晏长倾打断她的思绪。

探花宴的重头戏是投壶比赛，互相有意的男女结为一组，哪组投进壶里的羽毛箭越多，哪组便胜了，会得到“探花使”采来的最美的鲜花。按照以往的规矩，“探花使”可以率先择人。柳清河毫不谦让地选择了徽音小姐，徽音小姐顾及颜面，勉强应允。韩秉知选择了宁婉，其他人也开始纷纷选择同伴。

最令沈知意惊讶的是永嘉公主没有选择晏长倾，而是选择了钟离辞，她清楚地看到钟离辞眼底的落寞和失意，云时晏伸着长长的脖子，松了一口气，他不顾众人异样的目光，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晏长倾，又一次坐实了“双晏”的传闻。

当沈知意的耳边被莺莺燕燕的笑声填满时，才发现自己是宴席上唯一落选的女子。也罢，她虽然离开了皇宫，却依然是凌烟阁的女官，本就没有资格参加探花宴。

投壶比赛在喧闹暧昧的气氛下开始了，沈知意孤零零地坐在宴席上略显无聊，她无心地朝远处张望，看到花丛深处有一位腰间挂着小刀的男子和一群小宫人。小

宫人走得很慢，神色都非常痛苦。

沈知意知道规矩，曲江池的行宫每半个月都会新来一批小宫人，小宫人进宫的第一件事就是由刀子匠净身，再送到皇宫当差，走在前面的男子应该就是刀子匠。她目送着那些可怜人消失在璀璨的花丛里，那颗不懂事的臼齿疼得厉害。

天色渐晚，傍晚的余晖淡化在墨蓝的天边。投壶比赛在欢声笑语中进行着，沈知意心情烦乱地离开宴席，在湖边的花丛间闲逛。湖水和花丛间隔着大片茂密杂乱的芦苇丛，她喜欢空气里浸透着潮湿和香蜜的味道。

今年的早春下了一场大雪，冻伤了不少娇嫩的花根儿，鲜花之间的空隙大了，枝叶反倒比湖前的芦苇还要繁茂，芍药花也比往年妖娆。

沈知意停步在僻静的角落，隔着摇曳的芦苇叶，伤感地注视着雾蒙蒙的湖面。忽然，她看到一束刺眼的光，那束光快速地在芦苇丛中穿梭，又快速地消失。眼花了？她迟疑地拨开芦苇叶，寻找那束光的来源。

“知意姑娘。”韩秉知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沈知意迟疑地转过身，她不仅看到了韩秉知，还看到了柳清河、宁婉和徽音小姐。

“知意，你在看什么？”宁婉也朝着湖面左右张望，她的语调非常冷淡，只是在关心看什么，而非关心曾经的姐妹。好事的柳清河和徽音小姐也起了兴致，纷纷望向繁盛的芦苇丛。

沈知意如实地说出看到的那道诡异的光，又补充道：“或许是我眼花了。”

徽音小姐顿时变了一副面孔，吓得花容失色，她颤抖地指向湖面，说道：“韩公子刚刚不是说，湖里有女鬼吗？会不会是女鬼啊。”

“女鬼？”沈知意疑惑地看向脸色羞红的韩秉知。

韩秉知惭愧地摆手：“女鬼索命是曲江池的老话儿了，我也是听柳兄提及的。”

柳清河自傲地折下半片刀形的芦苇叶，故意划过脖颈，做出割喉的动作：“哈哈，有水的地方自然有冤魂，女鬼也好，男鬼也罢，都是时运不济，怪不得旁人，那是他们的命。”他随手扔掉芦苇叶，发出肆意的笑声。

沈知意发自心地厌恶他，心存孤傲倒也没什么，本来高中金榜便是令人钦佩的事。但是他总是以高高在上的姿态来藐视低贱，在权贵面前，又露出一副攀好献媚的嘴脸，现在还践踏死者的尊严，这就是十足的小人。她冷漠地瞪了他一眼，语气硬朗地说道：“命字微妙，人下一口、一刀，看来这祸都是从口而出的。”

“你——”柳清河被呛得哑口无言。

徽音小姐拎起香色的襦裙，催促：“快离开这鬼地方吧，投壶比赛快结束了，

去看看谁拔得头筹。”

“也好，”宁婉终于记起曾经的姐妹，她假装关切地说道，“知意，我们一同回去吧。”

沈知意不想凑那份与自己无关的热闹，默默摇头：“我有些闷，在湖边透透气。”

“快走吧。”徽音小姐和柳清河已经走在前面，宁婉、韩秉知与沈知意道别，消失在朦胧的花丛深处。

沈知意揉了揉小巧的鼻尖，顺着花蜜的香气，走向相反的花丛。这里远离宴席，少了喧闹，多了几分固有的宁静，不过，她忽然意识到自己迷路了。她努力在幽静的小径间辨别着方向，无意间发现芦苇丛里有人，她悄悄地停下脚步。

“你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熟悉的女子声音。

“湖里有女鬼，有女鬼！”一记颤抖里带着恐惧的低泣。

“女鬼？”

“是啊。今日是惊蛰节气，当年冤死的女鬼就是在惊蛰节气那日被胭脂盒里的蜘蛛咬死的，连尸首都没有留下。有人亲眼在湖里看到过女鬼，女鬼长着像蜘蛛般的手脚，她一张嘴，会吐出无数的蜘蛛。刚刚，我在湖边看到好多蜘蛛，女鬼一定又出现了。”

“你看到了蜘蛛？”女子明显地松了口气。

“对，好多，好多。”

“哪里有女鬼，不要乱说话。记住，不准和任何人说见过我，”警告威胁的语气，“否则——”

“奴婢记下了，奴婢什么都没有看到。”卑微到尘埃的祈求。

不一会儿，芦苇丛微微晃动，周围恢复了宁静。

是她？她现在已经是永嘉公主的心腹，不在永嘉公主身边侍奉，来这里做什么？她为何不让别人知道她来过这里？沈知意接连发出一连串的疑问，她分明听出那蛮横的声音来自一同与她入宫的宫女——绿拂。想到永嘉公主在凌烟阁威胁利诱她的那一幕，她的内心愈加地隐隐不安，她没有担心自己，而是担心宁婉！

宁婉对晏长倾的心思，她看得出，永嘉公主自然也看得出，她要提醒宁婉，莫要惹怒了有心人。

忽然，湖边的芦苇丛又动了，沈知意心头一紧，屏住了呼吸。随着几声野猫的

叫声，身后传来低沉的声音：“石子路湿滑，你要小心些。”

沈知意诧异地转过身，盯着那双蠕动着倩影的深眸：“你赢了！”

晏长倾安静地站在花丛前，深情地看着眼前的少女，不知是少女的襦裙映红了艳红的芍药，还是艳红的芍药染红了他的眼，一切都是那般的美好，让他想到了新娘子的红盖头。他不由自主地抬起手臂想去折下那朵开得最盛的花朵，可是手臂停在半空，又不舍得折下。他轻巧地拂过花瓣，失意地垂下手臂，眼底闪过一抹寡淡的殇。

沈知意透过他，看向远处的花丛，说道：“云时晏正捧着一竹篮的鲜花，乐得合不拢嘴吧。”

晏长倾清了清发紧的喉咙，露出明朗的笑意：“你还真是女神探，我和云时晏的确赢了，不过，这要感谢钟离辞，他只投了一次，便借口旧疾复发不投了，让我们白捡了头筹。”

他旧疾复发？沈知意的心一沉，落寞地自言自语：“我哪里是女神探啊。”

“哦？”晏长倾这才发现，云时晏捧着满满一竹篮的鲜花寻他来了。

云时晏慢吞吞地说道：“哎呀，投壶比赛结束，人都走散了，永嘉公主派人寻找宾客呢。看来，都要在曲江池过夜了。”

“我们回去吧。”沈知意苦笑，幸亏他们来寻她，否则她还不知道要在这片花丛绕多少弯路。

三人同行，云时晏不时地瞄着摇曳的芦苇丛。他神秘兮兮地小声说：“真的有女鬼。”

“哦？”晏长倾放缓脚步，他想到了在长安县县衙看到的一桩陈年旧案的卷宗。

“女鬼生前是行宫的宫女，”洁白的玉兰花遮挡了云时晏的视线，他用鼻子拱了拱洁白的花瓣，啰啰唆唆地叨咕，“我师父还验过她的尸体，她是用胭脂盒占卜姻缘，被毒蜘蛛意外咬死的。奇怪的是那具女尸不翼而飞了，有人看见女尸被一群蜘蛛拖进了曲江池，沉入了湖底。”

“没有打捞吗？”沈知意追问。

云时晏摇头：“曲江池的河道复杂，又堆积极厚的淤泥，撒网打捞特别费力，谁会费心打捞一具宫女的尸体？若没有浮出水面的造化，只能沉尸湖底。再后来，就有了女鬼索命的传闻。听说，曲江池的蜘蛛都是从女鬼的肚子里吐出来的，很邪性，每天都有尚未婚配的女子来河边抓蜘蛛占卜姻缘呢。”

“哦？”晏长倾眯起双眸，幽深的眸心宛如深不见底的湖水，沈知意也若有所